

# 千萬里轉戰

粟裕

从枫木树脚谈起

南昌起义前后片断

激流归大海

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

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

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

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

回忆苏中战役

豫东之战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千万里转战

粟裕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封面题字：夏征农  
责任编辑：吴早文  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## 千万里转战

粟 裕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.625 插页 11 字数 164,000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800册

书号：10078·8824 定价：2.10元

## 《千万里转战》序

肖劲光

栗裕同志的回忆录《千万里转战》，把我带回到过去战火纷飞的时代。我不禁思潮起伏，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一个曾经与我朝夕相处过的亲密战友——栗裕同志好象又来到了我的面前。

从中央苏区到解放后的军委总部，我几度同栗裕同志在一起工作。战争中我们并肩战斗，工作中我们密切协同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在长期的交往中，我们彼此推心置腹，无话不可谈。对他的才能与品格，我深为敬佩。

栗裕同志出身于湘西偏僻的山村。因不满和反抗封建、军阀的统治，离家出走。在常德省立第二师范读书，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，在党的领导下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他从一个普通士兵成为闻名中外的杰出军事家，没有特殊的际遇，也从未有机会进过正规的军事院校。在二十二年频繁的战争年代，他一直战斗在第一线。他成长的道路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。他不仅重视总结自己的作战经验，还认真学习别人的长处，接受别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，并从敌人方面吸取有用的东西。在长期的实践

中，他勤于学习，长于思考，善于总结，敢于创新，坚持不懈地探索 and 掌握战争的规律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的这本《千万里转战》，收集了粟裕同志的一部分回忆录。其中前六篇是回忆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的战斗历程的，后三篇是回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三个重要战役。在这些回忆录中，粟裕同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实事求是的态度，记述了他的亲身经历，阐发了对许多历史事实的独到见解，并作了重要的经验总结。从这些回忆录中，还可以看出粟裕同志由一个进步青年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的过程，也可以看出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、成长和发展壮大的过程。

继承革命传统是推动时代走向共产主义的强大动力。粟裕同志的回忆录是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经验总结。它既有鲜明的历史特征，又具有现实的意义。可以使广大青年干部从老一辈革命者的道路中得到启迪和教育，有助于我军各级指挥员学习、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，对党史、军史的研究无疑也有重要的价值。因此在《千万里转战》即将问世的时候，我热诚地加以推荐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《千万里转战》序····· | 肖劲光 1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|---|
| 从枫木树脚谈起····· | 1 |
|--------------|---|

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南昌起义前后片断····· | 20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激流归大海····· | 28 |
|------------|----|

——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····· | 53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····· | 90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····· | 119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····· | 168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回忆苏中战役····· | 198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豫东之战····· | 231 |
|-----------|-----|

——回忆开封、睢杞战役

### 〔附录〕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光荣战斗的一生····· | 265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
——粟裕同志生平事迹

## 从枫木树脚谈起

辛亥革命前夕，湖南省西部一带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比较落后。靠近贵州的会同县，是个山区小县，比一般的内地县还要相差一大截。城北约十公里的伏龙乡（现在叫坪村乡），有一个叫枫木树脚的村子。一九〇七年八月十日（农历七月初二），我就出生在这个村里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这样清晰的印象：村里有一片枫树林，我家屋后，就有二十多棵枫树，树杆高大挺拔，枝叶郁郁苍苍，把屋顶都覆盖笼罩了。枫木树脚村很可能就因此得名的。

枫木树脚村有五六十户人家，在当地算得上是个不小的大村子了。从我能记事的时候，家中有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嫂子、姐姐和两个妹妹，加上我总共八口。我家是地主，祖父时代有四百余担谷田，到父亲他们三兄弟分家后，每家分得一百多担谷田（在我们那儿，习惯按收获量计算田亩，一百多担谷田约合二、三十亩）。我家人口多，都不能劳动，常常入不敷出，后来举家迁进县城，因修建房屋，便欠下了债。

我的家乡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，除了汉族，还有苗族、侗族、水族。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一九五〇年国庆观礼时候，在天安门城楼上，毛主席还问我：“你是少数民族吧？是不是苗族？”

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走上革命道路，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。有的是青少年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，立志背叛本阶级，要做旧世界的掘墓人；有的是因为饱受“三座大山”压迫，被统治阶级“逼上梁山”起来“造反”的；还有的是红军解放了家乡，投身革命的。我的家乡和家庭的种种具体情况，决定了我参加革命有着另外一种经历。

## 二

我的童年早已随着时光流逝了，但它曾带给我欢乐，开启了我的心灵，对我的成长和献身革命都是有关系的。

爱动爱淘气是我小时候的性格。我家住的两排房子之间有一条小溪，虽然只有二三米宽，但水是从后面大山里流出来的，长年不断。每到夏天，我几乎整天在溪流里游泳、玩耍，有时把竹席子漂在水面，人躺在竹席子上，半泡在水中，自得其乐。小溪简直成了我避暑的“天堂”。

我家房前有几棵梨树、栗子树和橙子树。所谓橙子，就是象沙田柚子一样的东西。橙子成熟的时候，我常常带着一根竹竿爬到树上，找根粗壮结实的树杈靠着身子，再用竹竿捅头顶上的橙子。橙子掉下来，随手接住，然后背靠树杈，半躺着身体，悠闲自得地剥皮品尝。

我家雇有两个长工。也许是因为我爱动的缘故吧，小时候

常同他们一起玩。长工们见我没有少爷架子，都愿意同我接近。其中有个叫阿陀的长工，年龄比我大十来岁，当时也还是个青年，是我童年最要好的朋友。几十年来，阿陀的美好形象和名字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深深地怀念他，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很深，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。

阿陀很会讲故事，常常给我讲剑侠劫富济贫、除恶行善一类故事。他讲起故事来那真是绘声绘色，娓娓动听。所谓剑侠，是劳动人民理想化了的英雄豪杰。在旧社会，劳动人民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，一时又认识不到自己的力量，就幻想出剑侠这一类英雄来为他们扶危济困，伸冤雪恨。

阿陀给我讲过“七剑十三侠”的故事、“草上飞”的故事。那个剑侠“草上飞”，是一位“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”的飞毛腿，身轻如燕，能在草上飞奔。还有一个剑侠叫“一枝梅”，这位英雄好汉在除霸锄奸以后就在墙上画一朵梅花作为标记，然后远走高飞，继续“替天行道”去了。老百姓都叫他“一枝梅”。官府弄不清他的踪影，对他又气又恨又怕，可又毫无办法。

这些故事很能吸引儿童，唤起儿童对受苦百姓的同情和对剑侠的崇敬。那个时候我听阿陀讲故事，真可以说是全身心地随着故事里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，甚至比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更喜怒哀乐。对故事里的受苦受难的人们同情极了，对故事里的坏人痛恨极了，对故事里“专管人间不平事”的剑侠崇拜极了。我虽然还是一个不懂世事的毛孩子，但确实萌生了一种遐想：长大以后要做个为民除害的剑侠。

当剑侠，当然要有真功夫。于是我非常认真地跟着阿陀练功习武。为了练“飞毛腿”，阿陀教我用布袋子装满沙子，捆在小

腿上，每天不停地跑啊跳的，常常练得汗流浹背，还劲头十足。阿陀教我舞“狼牙棒”。我挑选了一根一丈左右长的竹竿，把一头的竹节留着，其余全部打通了，灌满沙子，再用木塞或布条将另一头塞紧。在阿陀指点下，我挥动沉甸甸的“狼牙棒”，上撬下压、左攻右挡地练了起来，常常练得筋骨痠痛也不肯停手。

阿陀特意给我制造了一把“枪”——他捡来一颗子弹壳，用钉子钻个洞，弹壳里装上黑色火药，再添加一些沙子，一点燃，沙子就喷射出去了，还有一定的威力哩！每当我用这把“枪”打中了我任意选择的假想的“恶霸”时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。

阿陀胆子大，不迷信。我们那里不准吃狗肉，说是吃了狗肉，死后灵魂也进不了祖庙。但阿陀却带着我在野外偷偷地烧狗肉吃。

现在人们都重视学龄前教育和智力开发，为我学龄前开发智力的首推阿陀了；每个人都有童年的好朋友，我童年时的好朋友就是阿陀，我特别喜欢他。那时我家的规矩，客人来了除了上茶，还要端伴茶的食品。普通客人端的是切成小块的腌萝卜，尊贵客人端的是各种蜜饯，有冬瓜糖蜜饯、梨子糖蜜饯、丝瓜糖蜜饯等，都是自己家里晒制的。我常常把家里晒的蜜饯偷偷地拿出来给阿陀吃，还同阿陀一起分享板栗。那些板栗是妈妈放在篮里挂在屋檐下让它风干的，我悄悄拿出来，把肉吃了，壳揉揉碎放回篮里，妈妈还以为是老鼠偷吃的呢！

### 三

会同那个地方教育事业很落后，孩子上学都很晚，有的十

七、八岁了还在念高小。

一九一三年我刚满六岁，也许是家里见我成天弄棍舞棒太野了，提前把我送到私塾读书去了。我在私塾大约念了二三年，教私塾的先生是一位年纪很大的堂伯伯。教学方式完全是口传口授，先生念一句，学生跟一句，背熟为止。课文无非是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一类带韵的启蒙读物，还念过《中庸》，也背过《诗经》，至今我还可以背诵一点。

一九一八年，家乡一带闹土匪，有天晚上，土匪到了离我们村子三四里的地方，把我堂叔家只有几岁的儿子抢走了，后来带信说要给多少钱才可以赎回，留孩子一条命。

这一下可把我们全家吓坏了。很快，全家从我出生的枫木树脚村搬到了会同县城。我也因此离开私塾，先是进县里的“模范小学”，后来转入“高等小学”（即现在的小学高年级）读书。小学的功课比私塾广得多，也有趣得多，国文、算术、绘画、体操、唱歌、修身等课程，我都有兴趣，唱歌、笛子、洞箫我都爱学，各门功课的成绩还过得去。可是，我在高小二年级读了三年，一次次留级，就是升不上去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其实，原因是很简单的。父亲一心把我培养成封建地主式的接班人，见我念了几年私塾，又读了几年洋学堂，觉得我比哥哥有出息有本事了，就要我来管家、记账，认为不毕业也足够用了，常常要我请假，不到校，不听课，不做作业，留在家里管这管那，这怎么会不留级呢！

家庭账并不复杂，但很繁琐。每天，收入多少钱，支出多少钱，给我多少钱，买菜买油买肉用去多少钱，都必须分门别类一一记下来，详细入账，每个月都要把账目送给父亲检查。我父亲

粟嘉会是个落第秀才，为人忠厚老实。他一天到晚关在家里，有时写写字，有时作作诗，整年不出门。他检查账目很认真，可对市面的行情一点也不了解，所以，我偶尔也做假账骗他，很容易骗过去。例如，有的时候，债期到了，欠债的佃户无力还债，或无力如数还清，我很同情他们，就在账上做假。或只记不收，或多记少收，再用其他办法把账、款弄平衡了，佃户还债的困难便圆满解决了。

父亲要我管家记账，不让我读书，很使我心烦。父亲不让哥哥管家，嫂嫂大为不满，常常骂人，把无穷的埋怨都落到我头上，也使我心烦。另外还有件事情也使我心烦，就是家里作主，硬是给我订下了一门亲事，对方是一个富农的女儿，比我大二三岁，还是裹小脚的。我认为这是干涉我的自由，坚决不干。

封建的习俗，使正在成长的我受到很大压抑。我深深感到，继续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环境里生活实在无法读好书，将来决不会有出息，于是就产生了离家到外面去念书的想法。

前面已经说过，还是住在乡下枫木树脚村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羡慕故事里讲的剑侠云游四海为民除害的生活。后来家搬到了县城，我家新盖的房子后面有座城隍庙，每年过了正月十三，都要在那里唱戏，连续十几二十天，唱的都是汉剧，内容不少是英雄豪杰的故事。我坐在家里的楼上，就可以欣赏城隍庙戏台上的汉剧。这些汉剧加深了我童年时代就有的长大当剑侠的遐想。看看眼前的处境，我想着：在家里被关着，成天同豆腐账打交道，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；将来要为老百姓做一点好事，为民除害，必须先跳出家庭的“笼子”，远走高飞。

我离家出走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了。

#### 四

有两件事直接促成了我的出走。

那时会同县城里驻扎着北洋军阀的一个连，连长姓卢，平时神气十足，县太爷都得听他的话，成了会同城的太上皇。卢连长手下有个班长，姓周，是个中士，大家都管他叫周中士。周中士在城里还有公馆，他和他那个老婆都成了城里了不起的“大人物”。

那时，乡下人到城里做生意，摊子就摆在路旁店铺门口，什么柴草啊，蔬菜啊，粮食、花生、香油、豆油的。卢连长那个部队出来，排成四路纵队，不顾街上人多路窄，总是旁若无人地横冲直撞，把做生意人的粮食挑子、蔬菜篮子、素油罐子随便踢翻，弄得粮食、蔬菜撒了满街，豆油、香油淌了一地。老百姓恨透了这个卢连长和这支横行霸道的队伍。我们学生看到当兵的这样欺侮百姓，都很生气。为了出这口气，我们放学和外出也照着样子排成几路纵队，手挽手地朝前走，有意识地去碰卢连长的那个四路纵队，去撞那些兵。久而久之，卢连长的兵就同学生结下了仇，而且越结越深。

有一次，城隍庙广场唱戏，这里看戏是没有座位的，大家都站在广场上。那天我们学生穿的都是蓝长袍子、青马褂子。卢连长的兵就站在我们前面。这已经使我们讨厌和窝火了，偏偏有个当兵的还大模大样地登上一张长凳，挡在大家前面。这样大家更气愤了。

“拉下来！拉下来！”学生们高声叫喊。

那个兵竟充耳不闻，还是站在凳上大模大样看他的戏。学生们给惹怒了，那时我们一个个年少气盛，血气方刚，可真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。几个学生冲上前去，一齐动手，把那个兵从长凳上拉了下来。那个兵当然不肯善罢甘休，举起长凳动手就打。双方在广场上交手，打了起来。

广场顿时秩序大乱。不知谁叫了一声：“土匪来了！”戴白边大沿帽的保安队慌慌张张朝天放了几枪。人们吓得四散乱跑。

赤手空拳的学生同士兵斗下去，显然是要吃亏的。于是，大家在混乱中乘机跑回学校，把校门紧紧关上。那个士兵所在的排觉得丢了面子，排长下令追赶我们，还要强行闯进学校抓人，被姓卢的连长阻止住了。士兵和学生的仇恨，从此结得更深了。那个排长扬言，以后见到我们学校的学生就要打，就要抓，就要杀！

有一天，在一条巷子里，我们学校的一个同学被士兵扣留了。

士兵审问：“你是不是高等小学的学生？”

那个同学见势不妙，机灵地撒了个谎说：“不是。”

士兵见他穿得很破旧，不象个学生模样，把他放了。这个同学跑回学校一说，全校的走读生都紧张起来，不敢回家了。全体学生一致决定罢课抗议。学校有位姓杨的教算术的教员支持我们的行动，鼓励我们坚持斗争到底，杀一杀这些兵的威风，还说闹出祸来没有关系，他在省城有朋友，可以帮忙。这样一来，大家闹得更凶了，都用木枪、木棍装备起来，还进行操练。

学潮闹大了，最后县太爷不得不出面调停，两头说好话。卢连长的队伍作了保证：不打学生，不抓学生，不杀学生。一场不

小的风波平息了。但是，谁知道这些当兵的心里是怎样想的呢？不能不有所防备啊！于是，这以后就有一些学生离开会同到外地去了。我觉得这是个离家到外边去求学的好机会。而且，经过这一场斗争，我产生了“自己搞队伍”的念头：想到外面去闯一闯，搞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，带回来狠狠地惩罚卢连长那支作威作福欺侮老百姓的坏队伍。

会同县每年都要招考几名学生，送到常德县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去参加正式考试。考上的就是“二师”的正式生，读书、吃饭都可以不花钱。正巧这年县里的考期到了，择优录取两名。我报考被录取了。我决心要成为第二师范的正式学生。

我的母亲是一位慈祥的女性，她很喜欢我，对我求学急切的心情很理解，但对我离家外出总是不放心，舍不得我走。

那天县里发榜了，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对妈妈说：“我要到常德去念书！”

妈妈看了看通知书，沉思了一会，迟疑地说：“现在外边不太平啊，等到外边太平了再去念书也不晚呀！”

我觉得母亲这样回答，实际上是答应我出去念书的。我也没有再给父亲说，就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日离家上路了。到底是年轻，没有把路费筹划好。我步行一百一十里到了湘西水陆码头洪江，要在这里乘船去常德，才发现买船票的钱不够了，只好给家里写信要路费。我在信上表示：如果家里不给我寄路费，我“讨米也要走！”

父亲、母亲见了信上“讨米也要走”一句话，都急了。父亲立即给我写信，答应给我筹集路费和学费，要我回家“从长计议”。

我接读父亲来信，感到言辞殷切，就离开洪江回去了。但我

担心回家以后父亲会扣留我，所以在离家还有十里的地方住了下来，再给家里寄去一封信，告诉我的地址，要求家里把学费和路费送来。

父亲接到这封信，便派哥哥赶来接我，并转达他的诺言：一定筹足路费、学费，让我离家求学。这样我才放心地回到会同，回到父母身边。

家里为我凑了一笔银洋，大概有几十块，作为我的路费和学费。父亲还郑重其事地请来了亲戚朋友、左邻右舍，特地给我送行。那一天，父亲很动感情，流下了眼泪，没想到我离家后，他不久便逝世了。

我又回到了洪江。因为沿途土匪多，洪江下水的船都是一帮一帮走的，要凑上近百条才一齐开船，船上还有军队保护。我在这里等了一个多月，才乘船沿沅江而下。沿途两岸悬崖峭壁尽是风景名胜，什么孔明放灯的地方啊，孔明放兵书的地方啊，我极目远望，尽情欣赏，觉得心旷神怡，有一种冲出樊笼的快意。大约是在三月，我终于到了常德。可是考期已过，怎么办呢？

## 五

在常德，我找到了一位远房的堂叔，他好象就是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的教员，堂婶在二师附属小学教书。靠着这个关系，我进了常德第二师范附小，插班在高小三年级读书。

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，对我来说可又是一个有着充分自由的新天地，我从此完全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和种种烦恼，可以专心一意读书了。当时，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。想到离家

求学的不容易，想到自己的抱负，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克服困难，发愤读书。

高小毕业了，但是我还进不了“二师”，因为“二师”下半年不招生。我考进了常德一个名叫“平民中学”的学校。“平民中学”校长是教会学校毕业生，特别重视英文教学，每周四十几堂课，英文课竟有三十一堂之多，有些课程用英语教。我是一点英文也没有学过的，所以读起来非常吃力。

用“如饥似渴”、“如痴如呆”这八个字来形容我那时的学习劲头和情况，我看是很恰当的。学生上课的教室，就是课外的自习室；上课听讲的座位，就是课外自习的座位。除了上饭堂吃饭、上厕所大小便外，我几乎整天不离开座位。我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，只是同座位前后左右的四个同学打打招呼，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阅读、书写和做作业上。这样念了两个月，竟害了一场大病，咳嗽吐血，头发也掉了，大家都叫我“癞痢头”——究竟得的是什么病？我也不知道。解放以后进城了，检查身体，医生说我肺上有钙化点。我想或许初到常德读书时得的那场重病就是肺结核吧，——当时既没有打针吃药，更没有条件住医院，就是凭着年轻力壮，在床上躺躺，也就抗过来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吸取教训，不敢死读书了，身体一恢复就注意锻炼，先是短距离跑，后又长距离跑，每天早晨风雨无阻，总要跑五千米左右，还经常打篮球、做体操，身体渐渐健康起来了。

我的性格也变化了，逐渐变得沉静起来，爱思考问题。社会的现状，祖国的命运，人生的意义，青年的责任……我都在思索，只是找不到答案。有时我独自一人，抱着一把月琴，拨弄着琴弦，陷入沉思，感到苦闷和彷徨。